



## 系着围裙写文章

□丁迎新

人还在床上迷糊着,就听见妻断喝一声:菜我买在这了,中午你自己烧!完了,昨晚的苦苦哀求没有奏效,中午饭还是得自己操刀,想逃都逃不掉。

唉!我这人吧,生来身上有一根懒骨,对于家务事就是不想沾。在父母跟前时,妈妈嘴上虽然一再告诫和警示,却从没逼我上阵。帮着择择菜、烧烧锅,找些理由搪塞一下,也就过去了。小家庭过日子,我是忍辱负重,把妻的责骂隔绝在耳朵与心之间,撼山易,撼我手脚难。

理由也是冠冕堂皇的,业余读书和写作需要大量的时间,苦于在民企卖命,哪有空闲存在,在家的时间便是属于我的黄金时刻。没错,写作纯属个人爱好,非家庭公共事务,可勤奋多年,好歹已赢得一点虚名,更能换取几文大钱贴补家用。一旦有若干小钱奉上,妻阴沉之脸色也云开日出,责骂声稀了。声稀则意味着网开一面,不再逼迫我家务的干活。

移师省城做事以后,顶多周末回来呆上一两天,妻只要张口下达家务指示,我必回复道:人到你家来了,你这不是待客之道吧?博妻一笑的同时,也就不好意思继续强逼,任我自在逍遥了。

现下不同了,妻上班的地方转移到了县城之东的城郊结合部,路途甚远,单位提供午餐,不允许回家吃饭。一个人倒好糊弄,可身在省城高中上学的儿子也是周末回来,还指望着在家之际弥补一下学校伙食的惨淡。妻又明令禁止在外花钱吃饭,儿子积极响应号召,站在他妈的一边。这烧饭的重任,责无旁贷,再绞尽脑汁也无法逃避了。

六十岁之后学烧饭的阴谋诡计被迫打破了,必须应战。虽然妻现身之后的近二十年,不曾上过锅台,好在单身汉时也曾敷衍过自个的肚子,算是可怜的功底,那就重放光芒吧。

先检视一遍妻买的菜,可以做出几个花样,又思考了下如何做,胸有成竹之后,在儿子不信任的目光里,把妻的围裙系上,把需要的碗碟盆子摆将出来,然后开始择菜洗菜。全部洗好,再一样样切,包括香头。一盆盆即将英勇就义的生菜,准备停当了,有序摆放在那儿,红是红,绿是绿,青是青,白是白,倒是十分好看。自己瞧着都冒出一股得意劲。

好,开始正式锅上的操作。咱也没看过什么菜谱,不懂得什么烧法,更无法分清烧与炒、煮的区别,只凭着当年站在锅台边看妈妈烧菜的模糊印象,大胆进行。能够烧熟,是基本要求,如果在其之上,能有些味道显现,则阿弥陀佛。至于那油那盐那酱油什么时候添加,也就不作讲究。咱属于创新派,不因循守旧和墨守成规的。

忙着忙着,突然脑海里冒出一个好玩的思路来。不行!我得记下来,会是一篇好文章的。把火拧小,嗖地滑出厨房,往电脑跟前一坐,噼里啪啦敲打起键盘来。儿子不解了,瞪大疑惑的眼睛看着我,再悄悄溜进厨房侦察一下,回过头又来看我在写什么。我不好意思地笑了,答疑解惑道:突然想到一个思路,可不能浪费了。儿子笑曰:理解理解,你别把菜烧糊了,我们没菜吃就行。这一提醒,立马窜将起来,箭般射向厨房。还好,菜也颇理解我,还没开始糊呢。

儿子好一番等待之后,终于可以开饭了。只见这小子伸出筷子,像探地雷一样,这盘菜里夹一根尝尝,那盘菜里捡一块试试,脸上极其平静,平静得我看不出他丝毫态度。要知道,他是平静,我可是心里七上八下,不得安宁呀。我紧盯着儿子的眼睛,极虚心忐忑地探问一句:怎么样?儿子还是那么平静,不咸不淡地只吐出两个字:还行。

臭小子,你就不能详细评判一下,也让我有个数。老爸这可是二十年来的首秀,要不是为了你,我才范不上呢。没想到,紧跟着又听儿子说了一句:跟妈妈烧得差不多。哈哈!这才是我要的答案呀。

我匆匆吃完饭,赶忙坐到电脑前,围绕着刚才的思路敲文章。儿子边吃饭边提醒我:你的围裙还没解下来呢。我低头一看,乐了!这叫系着围裙写文章,这篇文章肯定有人间烟火味呀。

你瞧,自我安慰了。哈哈!

## 母亲玩手机

□崔海波

前几天,母亲用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给我打电话,我着实愣了两秒钟。她嘿嘿笑着告诉我说,道道给她买了一只新手机。道道是我的侄子,也就是母亲的孙子。母亲原先是有手机的,百把元一只的老年机,机身小巧,按键上的数字很大,功能简单,只能打电话发短信。实际上,她只是打电话,不会发短信,手机通讯录里存着的也就我们兄妹几个以及第三代,再加几个亲戚的号码。这些年智能手机已经普及,前两年我在做电视民生新闻栏目的时候,编发过好几条关于老年人“一机在手万事不愁”的报道,但那大都是城里的退休老人,他们可以在老年大学或者社区学校里参加智能手机培训班,像我父母这样的老年农民,能玩转智能手机的不多。父亲明年八十大寿,孙子给他买了个智能手机,但他不感兴趣,也看不惯我们低头玩手机,常常很不解地说:“有什么好玩的?”倒是我母亲兴致很高,在孙子的指导下认真学习拍照片、发微信、视频聊天、看天气预报等。

某日,我正在读书写字,听到手机叮咚一声响,打开一看,是母亲发过来的一个莫名其妙的符号,估计是她在研究新手机了,我为母亲的好学劲头暗暗发笑。老年人容易健忘,刚学过的新知识很快就忘记了。国庆长假,我们去樟村老家小住,女儿自告奋勇地教外婆玩手机。宁波城里的小孩子大都在普通话环境里长大,我女儿说宁波话很不利索,樟村话更是生硬,说着说着词汇量就不够用了,我还得陪在一边时不时给她们做翻译。女儿一遍遍教外婆,表现出少有的耐心,教会一个功能,就让她自己练习一会儿,并附上一句“你随便点好了。”有一次,母亲无意间点开了抖音,激越的音乐响起,一只公鸡戴着帽子穿着衣服和鞋子翩翩起舞,母亲看得直乐。女儿笑着说:“外婆,你往下滑好了,还有很多很多好看的抖音。”母亲一个个点开来看,不时地开怀大笑,我从没见过她像小孩子般无所顾忌的大笑。

前几天,侄子去印度旅游,他随手拍的异域风景没有发到大家族的微信群里,只发给了奶奶。母亲为自己能独享孙子的图片感到高兴,很想回复几句,可是手写太慢,且常常忘字儿,我女儿就教她语音回复。这个还是蛮简单的,她一下子就学会了。

父亲从山上摘来很多老丝瓜,剥去皮,剪成一段一段的,刷锅洗碗最好用。母亲说,太多了,去年的还没用完呢。我说,我发到“闲鱼”上去卖掉吧,去年6元一根卖掉很多呢。她看着我拍照修图,写商品说明,但没有说要学这一招,估计是自知难度太大,学不会。倘若她想学的话,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教她。电商这玩意儿,无论是教还是学都不简单,况且我自己还是一只菜鸟呢。

此刻我正在写这篇小文,手机叮的一声响,母亲发过来一张图,是在杭州湾跨海大桥的观光平台,我顺手点了个赞。今天一早,妹妹和妹夫去嘉兴送货,顺便带父母一起去走走。秋高气爽,阳光灿烂,母亲刚刚学会的几招就派上了用场,图片发到朋友圈,孙子外孙纷纷点赞,就像很多年前,他们学会拿筷子系鞋带时,母亲给予他们的鼓励一样。近中午时,母亲跟我视频通话,说是货物已经卸下了,现在去饭店吃饭,下午游南湖看红船。我感觉她像是在做现场直播,即时报道。

自媒体时代,每个人身上潜在的新闻意识被唤醒了,年近八旬的母亲也不例外。目前,她的朋友圈里有八个好友,都是自家儿孙辈。